

文学的理性和良知

何西来 著

陈荒煤、冯牧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评论家丛书

WEN XUE PING
WUJIACONGSHU

文学的理性和良知

陈荒煤、冯牧主编

何西来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理性和良知／何西来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

(文学评论家丛书)

ISBN 7-02-002055-0

I·文… II·何… III·①文学理论-文集②文学评论-文集 IV·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13289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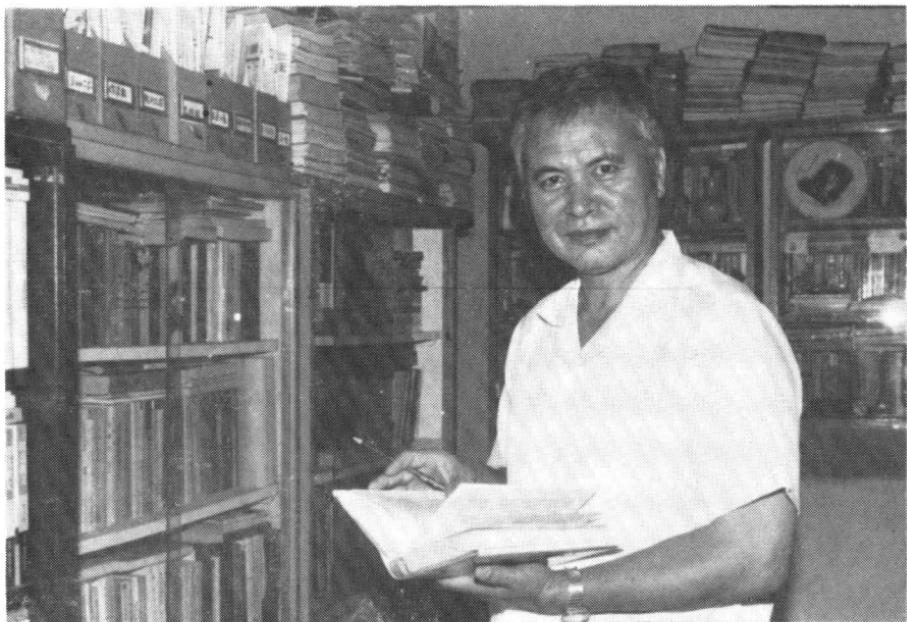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83,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25 插页3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定价8.85元



作 者 像

《文学评论家丛书》总序

陈荒煤 冯 牧

收在这部丛书里的，是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一些中、老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论文结集。他们为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自己一份心血与努力，如今得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在当前商品大潮冲击下，出版严肃书籍相当困难的今天，实属不易。为此，我们感到分外的欣慰。

凡是稍稍对多年来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有过历史的了解和不怀任何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的文学事业，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总结了深重曲折的历史教训，以拨乱反正的巨大魄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果断地调整了一系列文艺方针与政策，认真切实地贯彻了“二为”与“双百”方针，使一度万马齐喑、百卉凋零的文艺局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得到了复苏的生气与巨大的活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或许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文学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方兴未艾、令人欣喜的复兴。

文学创作开始以严肃、真诚和力求深刻的态度，重新真实地切入和审视历史与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反思精神，深入而广泛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惊涛骇浪般的波澜、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以及由于激荡的社会变动而形成的种种悲喜忧欢的人世沧桑。许多作者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为经，以

凝重深刻的思考为纬，或深沉，或生动，或庄严，或幽默，或颂扬，或鞭挞，把生活在不同层次中的不同人物的复杂生存状态与隐秘心理活动，用多彩多姿的笔墨，历历如绘、不加讳饰、画卷般地呈现于读者眼前，撼人心魄，扣人心弦。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美丑心灵与悲喜命运的揭示，获得了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社会效应。

人们把新时期文学这样萌动勃发的格局与气象，称之为文学的“喷涌现象”和“轰动效应”，应该说不失为一种颇具代表性和说明性的概括。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对彻底否定“文革”，促进改革开放，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回顾新时期以来日益兴旺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促成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批评工作者曾做过正本清源、总结教训、冲破禁区、开拓新途的大量艰苦工作。如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曾有过相当严重的“左”的失误。诸如脱离实际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工具论”、“阶级斗争晴雨表”等等提法，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脱离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无冲突论”等等清规戒律，与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都曾弥漫于一时。正常的理论批评探讨，被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上线、横加指责所取代。甚至对日常生活与婚姻爱情的描写，也被极其简单化地加以指责，轻则斥为“情调不健康”、“散布人性论”，重则批为“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这类不问青红皂白、专横武断的“批判”与“罪名”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许多作者不仅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甚至束手搁笔。到“四人帮”横行时期，文艺事业更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几乎在劫难逃，极少幸免。“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极左方针与封建法西斯式的文化箝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搞出了一整套貌似极

左，实则是破坏文艺规律的条条框框，力图迫使文艺为他们的阴谋政治服务，终于使整个文艺事业濒于绝境，大批文艺工作者所遭到的种种迫害与苦难，更是罄竹难书，一言难尽。

粉碎“四人帮”之后，历史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机。特别是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高度评价文艺工作者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对今后文艺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和要求。于是“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文学开始了新的复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的长期影响，虽然整个局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文学上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与大大小小禁区，却依然沉重地压在文学工作者心头，令人心有余悸。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阻遏了文艺事业的活力与生机。在这样的时刻，如何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正本清源，廓清种种严重违背文艺规律的极左思潮，冲破重重人为制造的大小禁区，就成为推动文学发展不可缺少、势在必行的重大步骤。收集在这套丛书里的评论，正是一些评论家们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从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与创作评析等等方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力求把长期颠倒了的是非黑白重新颠倒过来，还文学艺术规律以本来的面目，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新时期文学的不断发展，并为文学继续开拓新途，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理论批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多方面的剖析与总结，澄清并理顺被极左思潮所搞乱了的理论观点。二、以严肃认真的理论勇气，冲破在“左”的思潮支配下，以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为僵死框架制造的种种文学禁区，使作家继续从令人窒息的禁锢与压力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对于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众

“消费文化”的泛滥而出现的不利于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事业的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廓清。三、热情地支持并肯定勇于直面人生,真实揭示社会矛盾,大胆追求真理的新创作、新思想。四、综合观察、追踪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嬗变演进,探讨不同阶段创作的利弊得失,以阐述新时期文学的新趋向。五、积极扶植、鼓励脱颖而出的文坛新秀,以及富有艺术品格、艺术个性的新探索,积极支持文学事业持续开展的新机遇。

以上粗略的勾画,是这套评论丛书几个主要的方面,但是由此也大体上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正是在弃旧图新的历程中,以具有时代新意的创作与理论,构成了两只互为辅佐依傍的有力车轮,不断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昌盛和发展。

这些评论家活跃于文坛多年,年龄都已在中年以上,他们的理论特色和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风浪与自身的忧患意识紧密相关。因此在他们文论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为人生、为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烈入世精神,他们的文字,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艺社会学批评。即侧重于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论述与评点。他们在探究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时,往往也采取这样的视角来加以把握,这无疑有它的长处,但也难免有它的局限,比如对于作品的艺术情趣与艺术个性的分析与品味往往不免流于粗疏。另一方面,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热衷于搬用西方某些观点与模式的现象,也还缺乏深入、具体的剖析。出版这套丛书,并无意于褒贬某种“模式”或“流派”,更非以求定于一尊。正如文学现象本身和社会生活一样丰富、生动、复杂,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不能也不应以单调划一的角度去把握多样的文学形态,而是理所当然地应以多种审美方式与审美角度,从不同层次去研究、探索、理解、评析各种丰富、生动、复杂的文学现象,以期更贴切、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奔流万汇的文学大河,从而求得

某种渗透与领悟。不同的理论批评正是以自己具有的特点与长处，而取得各自存在的根据与理由。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地吸取、融汇与渗透或许更重于互相拒绝、排斥与否定。建立与维护正常的争鸣与辩诘的良好氛围，更无疑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以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无论就历史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都有它的价值。至于文学本身，或高华，或沉实，所谓“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文学理论亦复如此，也只能各抒己见，力求在平等的探讨中求得共识，却不可囿于固有的偏见或成见，恣意武断地判定是非曲直。

当前，全国都在热情地学习《邓小平文选》，力求更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有责任进一步认识和贯彻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更全面、更深入地贯彻“二为”和“双百”方针，共同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格于经济方面的诸多困难，未能编入近年来卓有成绩的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文集，使我们深以为憾，这只有俟诸他日，再求弥补了。

目 录

第一辑 理论的呼唤

理论的呼唤和反省	3
现代意识和古典文学研究	10
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学的大众性	17

——答《文艺生活》记者问

读《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	26
论文学功能的多元系统	39
世纪末的回顾与前瞻	67

——关于文艺学的发展走向

晚辈的祝愿	70
-------------	----

——写在荒煤同志八十华诞之际

颓落与拯救	77
-------------	----

——论当代中国文学的道德风貌与文学家的人格建设

第二辑 理性的魅力

“时序百年心”	97
---------------	----

——读《海葬》

我看报告文学的兴盛和危机	103 ✓
--------------------	-------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读后	107
---------------------	-----

从“贾鲁生现象”想到的	110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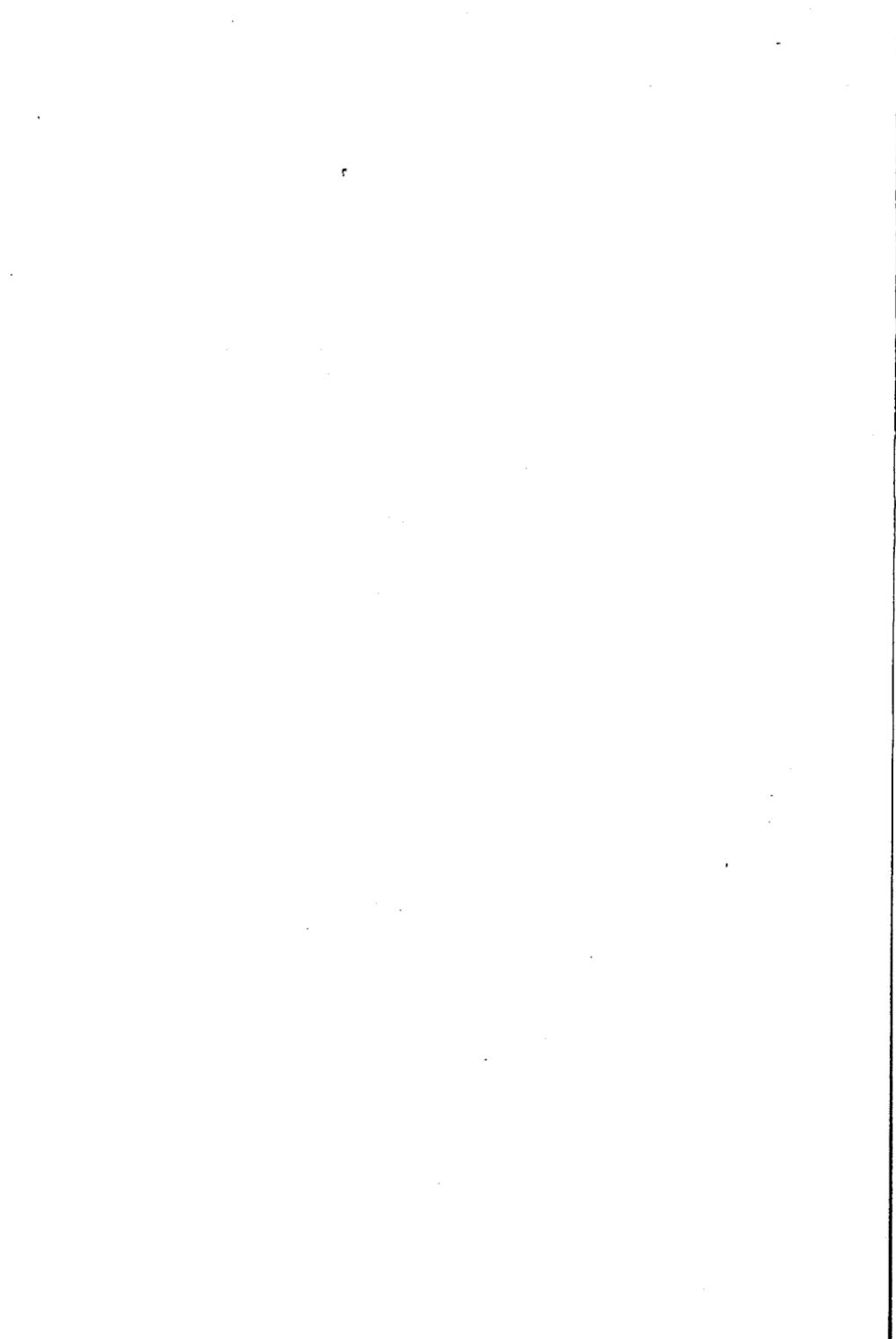
论当代报告文学大潮中的理性精神	114
当代中国的理性和良知	124
——评邵燕祥的杂文创作	
理性的囚禁	132
——读李辉的《文坛悲歌》	
王悦和她的散文	143
爱弦上的诗情与人生	151
——柯文辉和他的文学创作	
读《李嘉诚传》有感五题	167
谈《昨天》的历史理性	174

第三辑 知音其难

序《主体论文艺学》	183
《文化与自我》中译本序	191
序曹西谛《中学美育教程》	195
序冯肖华《当代中年批评家评介》	201
序梁长峨《岁月的螺旋桨》	205
序张雅茜《红颜三重奏》	209
序周宗奇《中国文字狱纪实》(清代卷)	216
序燕治国《作家风采》	232
序曹得诠《铜雀台上的歌声》	246
 后记	251

第一辑

理论的呼唤



理论的呼唤和反省

理论的王国，一样有迭起的风云，有电闪和雷鸣，是真正的是非之地。柏拉图式的宁静、安谧、通体透亮的理念世界，那种哲学上的永恒，只存在于这位智者的心里，存在于现实界的彼岸。古往今来的柏拉图主义者，谁也没有为它的实在性提出过让人信服的论证。倒是历史生活的每一个重大的转折，每一次认真的推进，都把巨大的冲击力带进理论的王国，在那里激起波澜和回响。于是，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的理论头脑，被召唤到历史的前台，完成各自时代的理论任务，启迪人们的思考，提领风骚。

理论王国的活力，来自感性世界，而不是来自缥渺的彼岸。因此，理论王国的风涛，也只能是人世风涛的理论升华或理论表现，而决不是由于理论家的生性好辩，或喜欢庸人自扰，无事生非。每一场重要的理论纷争的后面，都能找到非常现实的利害冲突。理论交锋，从来都不是超功利的。经济理论，道德理论，宗教理论，哲学理论，莫不如此，文艺理论也不例外。这很像是一条铁则。正因为有无穷无尽的纷争，理论的王国才不断地获得新机，不显死相。应该说，只要生活之林常青，理论就不可能永远是灰色的。

我们又面临着、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历史转折。变革，呼唤着理论；理论，呼唤着变革。变革需要理论的武装，需要从理论上为自己的前进清扫基地，需要理论的预测和理论的辩护。如果变革不能从理论上论证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不能为自己采取的

重大决策作出明晰的理论说明，不能造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相应的文化心理环境，那它就无法最终站稳脚跟，就很难经得起回潮的冲击。当然，理论也需要从现实的变革中汲取力量，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生长、繁荣的沃土，否则，它就很难摆脱那种长期形成的僵化模式，就会继续在锁闭的体系中团团转。

文艺理论是以文艺实践为对象的，但它又是社会理论的总体构成的一部分，像哲学理论、政治理论一样，面对着整个社会。虽然它与人们物质生活变革的关系，远不像经济理论、管理科学那么直接，但毕竟曲折地感应着变革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在精神生活和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感应中，文艺理论获得了推进自身变革的力量。这就是说，文艺理论呼唤着变革，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它应该从自己的角度，促进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革，使具有广泛社会效应的文学艺术，真正成为改革的文化动力；二是它应该借助于社会改革的东风，不失时机地完成自身的变革，包括观念、方法以及整个体系的更新。这两个层次的内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以推动社会变革为指归、为宗旨，文艺理论自身的变革才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产生自觉的使命意识，获得内在的动力；另外，文艺理论也只有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方法和体系，才能与社会变革配套，才能真正使上劲，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动力。

理论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的一种自觉，是经验沿着理性阶梯的上行。因此，它的变革和发展，始终围绕着人的历史实践这根中轴，从中获得力量和启示，并为之服务。当然也会产生偏离，但这种偏离最终仍会由实践加以校正，拉回正常的轨道上来。可见，理论的变革从本质上说，不是争奇，不是理性的游戏，更不是想入非非，而是实实在在的前进。它归根结底，是被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召唤到历史的前台的。

以文艺界的情况而论，近两年来，人们的理论兴趣有了明显的普遍的高涨。这种高涨，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一）新方法、新观念的引进形成热潮。这种引进，从学科来看，除文学外，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从国别来看，主要来自西方。（二）出于一种历史的自觉，一批中年的理论家加速了文学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更新。他们的少数代表人物，已经被公认是走上了理论变革的前沿，在正在展开的文学理论的新的阶段，镌刻上自己的名字。（三）一代新的青年理论家，以敏锐的感受力和思考力，以崭新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装束，大喊大叫着登上文坛，开始了漫长的理论行程。他们大都有很强的自主意识，正呼唤着、开拓着属于他们的未来。无论你扶持也好，反对也好，谁也无法否认他们的存在，谁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声音。这声音，有时不免稚嫩，但那见解，却是他们自己的。（四）各地的文艺理论刊物，如雨后春笋，很快增加到几十种之多，这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理论刊物的出现，不仅为理论家提供了阵地，而且有利于培养一代人的理论能力，这不光是指专业理论家，更重要的是指读者。（五）文学研究诸学科，由微观趋向宏观，由事实的描述转向整体性、规律性的总结。例如，思潮、流派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原来从事具体学科研究的学者，转治理论的，也大有人在。学科理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进展。

人们的理论兴趣的高涨，是在怎样的历史契机之下发生的？这首先需要回答。一般来说，理论兴趣是理论需要的产物，而理论需要的动因，只能来源于现实，来源于人们从事历史变革的实际需要。文艺创作直接面对着变革中的现实，感应着这历史蜕变中的痛苦和欢乐，记录着前进的顺利和艰辛、坦途和曲折。应该承认，前些年文艺创作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其进展之快，迈

步之大，读者反响之强烈，举世瞩目。相形之下，理论批评却一度显得举步维艰。以致有一种看法，认为理论批评落后于创作。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在新时期的头几年，理论批评还是起了开路作用的。它在解除极左思潮的枷锁上，在支持创作冲破各种人为的禁区上，在为还很柔弱的新人新作辩护上，确实做出过不容忽视的贡献。然而，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风格多样了，性格复杂了；题材向外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向内伸展到内心生活的隐秘层次；主题不再是单一的；体裁规范不再是固定的；而大量西方现代派手法和技巧的引进，现代审美意识和创作思想的渗透等等，都把太多的问题，提到了理论家的面前，要求做出明确的理论回答。这时，原来的理论框架、范畴、概念、方法，都显得不够用了，捉襟见肘了，于是，从理论上变革文艺观念的要求，就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提上了日程。就是说，经过拨乱反正以后，并进行了必要修葺、调整、补充的旧的文艺观念和文艺理论体系，被发展了的创作实践胀破了。

一部分年龄稍长一些的文学家、理论家，曾经把“文革”前的十七年，看作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黄金岁月、理想境界，本能地以为，摆脱极左的灾难之后，文艺理论应该朝那个方向回复。然而，这其实是一种理论上的恋旧，是劫波过后的对往日的繁华旧梦的追寻，更多地是情感上的依恋和记忆中的幻觉，带有很大的非现实性和非历史性。虽然在新时期的头几年，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表面看来好像确实含有某些光复旧物的味道，但历史的运动从来都不是锁闭在圆环中的重复，而是螺旋形的上升，在每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旋中，都进到了更高一级的阶段。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都面对着自己的问题，每一个时代的理论家都肩负着自己时代的使命。

然而，具有这样的历史见识和使命意识，是颇不容易的。在